

桐花怒放

□詹华丽

汽车驶入水美村地界时，窗外开始飘洒起蒙蒙细雨。细若针的雨丝斜斜地交织在山林之间，远远近近的山峦萦绕着轻纱般的云雾，令原本葱郁又苍翠的树木显得愈发幽深神秘了。

我们被这清晨山间带着点妖娆又无限飘逸的雾霭所深深吸引，情自不禁下车窗，雨丝清新凉爽轻轻柔柔地吻向脸颊，空气中充斥着隐隐约约的草木花香。山脚下偶尔掠过的白色房屋，保持着最古朴的姿势，安静又执着地守护在苍翠的山林之间。

“看，那是什么？”随着女伴的一声惊呼，我的视线从山脚

下向上攀援。远处的半山腰上，一片片或连绵或断续的白，在雨中莹莹发光。像天上垂落的云一样飘逸，像天山上的雪一般素净，更像那年我旅行西藏途中，当地友人送给我的白色哈达一般，远远地在同样纯洁的雨雾中飘着扬着，仿佛有什么拂过我风尘仆仆的心，让我怦然心动……

究竟是什么呢？一车人除了惊叹与惊艳，竟无人得知。车到水美村，雨停了。我们站在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旧址前，尽情呼吸着潮润不失清新、摸带淡淡芬芳的空气，仰望那些旧址前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。

旗，红旗过处，仍是对面山坳那片片白。陆续赶到的摄影师们也捕捉着眼前的美景，水美村的秀丽景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。

我们信步走入东江红军历史陈列馆内，年轻的讲解员深情地讲起了九龙嶂根据地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历程，我才知道对面起伏的山峦就是驰名已久的九龙嶂，在那弥漫着草木花香的半山腰，长眠着九龙嶂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。

溯水而行，是蜿蜒幽长的红军栈道。或许是因为烈士们的英魂长驻，水美村的水，清、碧，清可见底。从高高的小径上透

过随风摇曳的凤尾竹俯瞰，水如不掺丝毫杂质的翡翠，一条硕大的红色锦鲤悠然闲游其中，那一抹红，红得如此热烈、如此鲜艳，让我不由想起，曾经在这条栈道上，是他们拼死战斗，洒下鲜血，染红了这一片土地，滋养了这一方水土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天空中又飘洒着微微细雨。我在密密斜织的雨幕中，惊喜地邂逅一棵冰清玉洁，自树上簌簌下坠，纷扬如雪。同行的摄影师说，那是桐花。

“又到桐花盛开的季节啦！”他边忙碌着拍摄边感慨地说了句，“你看，对面山上到处

都是！”我怀着虔诚的心情，弯腰捡拾起一朵，它精致的模样像极了白色的小小冲锋号，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他们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身影，耳边犹响起阵阵号角声。冥冥细雨中淡淡的幽香随风弥漫，在这静谧的山林之间，它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纯洁，又是如此的热烈。

我望向九龙嶂半山腰处，那里，漫野的桐花正在怒放，一片连着一片纯洁无瑕的白，像一条条白色哈达，远远地在莽莽苍苍的山林中飘着扬着，仿佛有什么拂过我风尘仆仆的心，让我怦然心动。

2025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，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。广东省作家协会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惠民活动暨“文学驻村·薪火百家”——梅州文学赋能“百千万工程”志愿服务行动，走进梅县梅南镇水美村，适逢我的第三部散文集《炊烟最暖》出版，首发式暨赠书活动同步进行。

记得活动的前一天我们带着新书去布置会场，刚到水美村党群服务中心，一阵瓢泼大雨不约而至。抖落身上的雨珠，市作家协会陈主席风趣地说，老区人民太热情了，以天然交响乐欢迎我们！村支书则兴奋地回应，贵客光临，天地有情，我村久旱逢甘露，感谢你们送来一场及时雨！

山区降雨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，聊着聊着雨过天晴，举首远眺，暮春的九龙嶂，层峦叠翠，清流出山涧，雨露润万物，洁白无瑕的油桐花，与云山雾海交相辉映。东江红军摇篮星拱楼后山“苏区精神永放光芒”十个大字熠熠生辉，一幅山青水美画卷展现在眼前，水美村果然气场不凡！

我们启封刚出厂的新书，墨香四溢，伴随着清新而湿润的空气，从会场飘向天空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现场布置完毕，万事俱备，手机屏幕却弹出气象台预警：活动举办日天公不作美，将有雷雨大风！与此同时，参会代表的担心在群里不断接龙。我问怎么办？陈主席回答，应该问题不大，按期举行。镇村干部更是乐观地说，省作家老师们不辞劳苦，千里迢迢送文化进老区，上天和革命先烈都会关照。我附和着说对呀，善者天助，做好事不必担忧太多。

活动如期举行，洗尽铅华的水美村，好似刚出浴的婷婷少女，让代表们眼前一亮。前来迎候的村支书感慨地说，村里下了一整夜的雨，革命先烈之灵感天动地，把雷雨都提前了，今天多好的天气啊！

新时代乡村大讲堂里座无虚席，书香弥漫，热闹的氛围令省作家协会领导和作家老师们喜出望外。活动简朴而隆重，“我为梅州写首诗”“文学赋能

风从山里来。它是大地脊梁的呼吸，蛰伏于低谷，翱翔至顶峰。穿行森林之间，仿佛是叶片对树的赞美。起舞清流之上，又好似水花献给小溪的歌谣。

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雾，山风挣脱夜的怀抱，掠过九龙嶂的茶室和红军烈士纪念碑，扑面而来，每次都捎着历史的硝烟。我深吸一口，凝神细辨，风里混着红军桥下铁索的震颤，夹杂着星拱楼木门的“吱呀”声，包含着老酒坊里糯米的甜香。这风从1929年吹来，拂过战壕遗址上新栽的百香果藤，扬起游客手中飘扬的小红旗，最终停在村口老樟树新抽的嫩芽上，将水美村的百年光阴揉成一片碧色。

旭日东升，星拱楼颤瓦上的露珠被风吹干，建筑轮廓在后山大片青绿中逐渐浮现。这座二堂二横的客家老屋，墙垣斑驳如泛黄书页，而门楣上“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”的朱漆大字，却鲜亮得像淬火的刀锋。九十岁的钟婆婆喜欢倚在门边晒太阳，一遍遍向后生们讲述革命故事：“那年红军来议事，马拴在廊柱上，嚼的就是阿妈晒干的番薯藤呀……”说话间，老人满是褶皱的手指抚摸墙面，眼神里流动着苏区民众独有的深情。山风感到心疼，不急不徐地陪着，一边聆听老人回忆往事，一边轻轻地为她送去清凉。

酒香是星拱楼的另一种语言，同样叙述着陈年旧事。微风里，红军酒坊的蒸笼终年吞吐白雾，竹甑里的糯米在柴火中轮番舒展身躯，升腾液化为琥珀色的琼浆，滴入下面的老陶瓮中。酒坊传承人冯绍舜舀起一勺，屏息细看，酒面浮着光斑，恍如当年的革命火种。他浅尝一口，眉眼间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嗯，火候十足，味道纯正，只要接下来的发酵，炙酒和封装等环节小心谨慎，一瓮新的红军酒便大功告成。他顾不得擦去额上的汗珠，目光如炬紧盯着灶头，不断调整着火候。

钟婆婆说，冯绍舜酿酒的姿势与其祖父神似。八十多年前，冯老爷爷同样在这口老陶瓮前日夜蒸煮。老酒里高达六十多度的酒精，曾被用来清洗红军伤员的伤口，那杀毒消炎的效果连卫生员都赞不绝口。寒冷冬季，炊事班给战士们裹腹御寒。

风从山里来，越过水美村，终将吹向遥远的地方。

在它的内心，永远记得进

入星拱楼的特别礼仪——先轻叩三下木门，再掀起展厅的红色帷幕，最后停在那坛未开封的老酒上，等待某个清晨被曙光重新灌醉……

泥土的芬芳是书香之本，文学之源。现代作家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、陈忠实《白鹿原》都根植于黄土地。“水美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是一座文学的富矿，值得老师们深耕。”专门从外地归来参加活动的罗女士，拿着墨香飘飘的新书，环顾绵延青山，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起这片热土。走进东江红军历史陈列馆、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旧址、星拱楼、红军客栈，红军古道，历史的涛声仿佛穿越时空朝我们涌来。诞生于硝烟中的东江军事政治学校，今天依然能够触摸到文明之师的文化符号，感受到扑鼻而来的书香。东江红军走出深山，奔向革命洪流，最终取得胜利。今天这块红土地，这片绿水青山，薪火相传，蝶变成金山银山。

活动结束，书香浸润着水美村的每一个角落。山路十八弯，乡村振兴正是当下文学赋能之大舞台，水美村深厚多层的题材，期待着大家拿起手中的笔，用文字律动时代脉搏，以书香传承红色基因，让水美村走出深山老林，不负韶华，不负时代。老区人民向我们道出心声，依依挥手话别，天空应景地飘起了毛毛细雨……

寒的米酒，也全是他老人家亲手酿造。老陶瓮有一米多高，粗糙，厚重，深褐色的外表布满岁月痕迹，瓮口那圈乌亮的包浆，便是冯家几代人匠心制酒的铁证。冯绍舜不惜体力左右摇动，让新酿的酒液在瓮内均匀挂壁，确保达到最佳状态。我想，这必定是祖辈留下的规矩，用心，专注，容不得一丝杂念。既是致敬，也是传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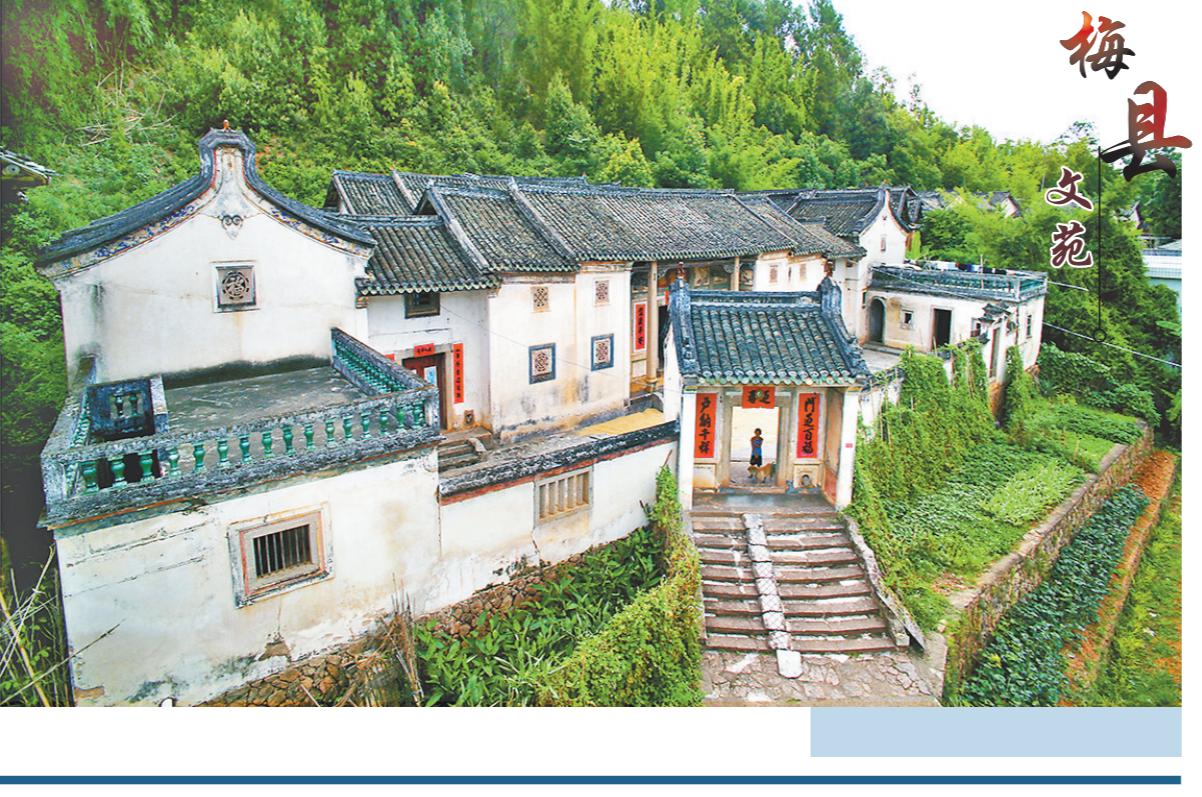
午后阳光切进天井，配合声、光、电等现代科技手段，将革命斗争纪念馆的展览柜映得透亮。当年的《红星画报》里，红军战士用木炭画出草药图谱，尽管简单，但在医药匮乏的年代，不知挽救了多少伤员和患病农民的生命；一把生锈的军号裂了唇瓣，却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，激励同志们继续战斗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年轻讲解员指着沙盘上蜿蜒的红军驿道声情并茂，从革命年代的艰苦斗争一直讲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。山风在光影中流动，将1929年的岁月与2025年的时光叠印在一起，模糊了游客们的眼睛，振奋了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其中，也包括我！

山风高兴起来，在半空打了个旋，转向清澈见底的水美河。漫过河边连片的油绿稻田，经过网红打卡的竹排水塘，循着玻璃般的花来到龙氏观赏鱼基地。七彩神仙鱼、马来西亚金龙、印尼红龙……上方尾彩鱼同时搅动，将整个养殖池变成流动的彩虹。村民丘海辉捞起一根凤尾锦鲤，鱼鳍振动抖出的滴滴水珠里，倒映着他勤劳致富的笑脸。

暮霭中，红军客栈渐次亮灯，竹匾晾晒的客家姜糖泛着蜜色。农家乐炊烟随风飘荡，一半是笋干烟肉的香气，一半是游客的欢声笑语。老板娘罗秀霞忙里偷闲，轻轻擦拭自家的“水美鸡”商标，又对冷柜内真空包装的盐焗鸡看了再看，眼角噙着感恩的热泪。是啊，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？

风从山里来，越过水美村，终将吹向远方的地方。

在它的内心，永远记得进入星拱楼的特别礼仪——先轻叩三下木门，再掀起展厅的红色帷幕，最后停在那坛未开封的老酒上，等待某个清晨被曙光重新灌醉……



水车茶山村翼治楼
卜文强摄

雨·茶山村
□霞朵

站立的历史
□陈华

从茶山村出来，除了念着村中优美的自然环境，也想村庄名字的由来。是，茶山村的名字与茶树有关，再想，村庄的性格和命运也不如茶朴实、扬扬、回甘吗！

茶山村是梅州梅县区水车镇的一个村落，步入村庄，仿佛徜徉在一幅素雅的山水画中。据《黄氏族谱》记载，明代初年，黄氏先祖云公从梅城西厢五马坊迁于此地开村，世世代代，繁衍生息。如今，已经走过了600多个春秋。或许，一座座保存的古建筑便是最好的诠释。

传闻，茶山村有个约定：凡在海外有一定经济能力者，都得回乡造屋。这从气势恢宏的古建筑中可见一斑，作为梅州地区迄今为止数量最多、分布最密的客家建筑群，至今保存着近四十座古民居：有近500年的绍德堂，有300多年的老辉煌楼、司马第……，有200多年的老辉煌楼、司马第……，就是儒林第、云汉楼、资政第，也有上百年历史。

百年风雨，古建筑难免油漆脱落、门锁生锈或墙头屋角残缺不全，但穿行其间，繁华、风雅依旧可见，三厅四进，东阁西厢，阁楼、书阁、花园、经堂，错落有致；石雕、木雕、彩绘、镂空，精彩纷呈；墙或柱、门或窗，祥云环绕、八仙过海，花格、平行，两扇、四扇，无论是象征

五福的还是寓意紫气的，威武也好、儒雅也罢，均是对美好的追求。这仅是外表，若是驻足倾听，皆有故事。

在传统的农耕时代，天时、地利与人是密不可分的。茶山村有山所靠，有水流淌，村民开山造田，开荒种菜，即使天寒地冻、烈日炎炎也不敢懈怠。“披蓑半夜耕”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古诗佳句是对农人最好的写照了。然而，即使“锄禾日当午”、“人牛力俱尽”，收获还是菲薄，温饱还是不能解决。这不只是茶山村的命运，在商业化、信息化、技术化没有到来之前，隐藏于山峦腹地的村庄大都如此。

茶山人尽管经济拮据，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坚守耕读传家、崇文重教的传统，他们死心塌地，竭力供养子女读书。耕读雨读，成了茶山村的信念和生活方式。

在烟火人生中，茶山人走出大山，穷则思变。教学相长，村中日渐走出了一个个学子：嘉应首富黄云辉、清朝领事黄锡铨、军事家黄琪翔、雕塑家黄心维、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吉英、外交家黄钧锐等历史名人，还有诸多的文臣武将、商贾富豪，各自在军政、文教、界等领域尽显其才。

人才辈出是村庄的喜事，但懂

得走出去的同时，把精华引进来，更是村庄的好事。为使家乡更多的子弟能读会写，先富裕起来的乡人纷纷出资兴建学堂。掐指一算，不过千亩之大的茶山村，百年以上的学校竟达5所，最古老的该是1536年创建的绍德堂了。无论是鸣凤书室（1790年创建）还是括云书屋（1805年创建），抑或焕郎书屋（1885年创建）和云汉女子学校（1910年创建），都是时代洪流中展现的人文风貌。尤其是云汉女子学校，使村中男女享受上了平等教育，这点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尤为可贵。那些都是长达几百年的事了。

其他姑且不谈，茶山村从一个平常之村晋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，肯定离不开这些名人和故事，是他们丰盈了茶山村的历史文化。假如无之，好比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即使繁星闪烁，也少了独特的清辉。如此一来，村庄以及那些用钢筋水泥堆砌的“盒子”，其意义不能单纯地把它视作物体了，换个角度，它们是站立的历史，是凝固的文化。

茶席初起，炭火正旺，茶汤飘香，宾朋满座……古老的茶山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、优美的生态环境迎来一拨又一拨远道而来的游客。

书香润水美
□李新耀

风从山里来
□庄岩